

记住名字，便是照亮黑暗

——写在电影《731》上映之前

夜深人静，我在网上搜索着《黑太阳731》完整版。那是在1988年，由牟敦芾导演的作品，虽然未曾在内地公映过，却还是通过录像带悄然流传着。在三十多年前，第一次观看电影的我整夜无眠。不是因为电影的恐怖所带来的惊吓，而是一种从骨髓渗出的寒意——原来，我们的先辈真的活在那样的地狱里。

三十六年过去，如今一部名为《731》的新电影即将于2025年9月18日——“九一八事变”纪念日当天正式上映。猫眼“想看”人数突破440万，预售票房破2000万元，院线排片率达99.2%。这不是娱乐消费，而是一场关于民族记忆的集体回响。

我曾听一位老领导提起，《黑太阳731》当年虽未面向大众放映，却在无数个夏夜中，在不同的屏幕上悄悄播放。他说：“太狠了，狠得让人坐不住。可你又忍不住看，因为你知道，那不是演的，是真实。”

是啊，731部队的罪行，不是虚构的，

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

哈尔滨平房区，曾是人间炼狱。水泥解剖台、零下百摄氏度冷冻室、培养鼠疫苗的瓷罐，还有被编号为“马路大”的活体“材料”。他们是中国平民、战俘、苏联人、朝鲜人……在石井四郎的命令下，被活体解剖、冻伤实验、毒气测试，连婴儿都不放过。据史料记载，仅1940至1945年，死于活体实验者超3000人；因细菌战死亡的平民，更达数10万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曾活过、哭过、爱过、痛过的人。可他们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他们的存在，被刻意抹去，仿佛从未呼吸过。

直到今天，电影《731》总策划张和平说：“我想让观众记住他们的名字。”这句话，让我泪目。

张和平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。他生于战后，父母以“和平”命名，寄托对苦难终结的期盼。而今，他以一部电影，完成跨越时代的回应——和平，不是遗忘换来的，而是铭记铸就的。

导演赵林山筹备十余年，数十次往返哈尔滨与东京之间，走访幸存者、查阅档案、踏勘遗址。他说：“我们不煽动仇恨，只想还原真实。”

真实，是最有力的控诉。当镜头对准那座灰白色的大楼，当画面重现安达市那唯一公开进行活体实验的场所——安达野外实验场。无需夸张台词，只需静静地注视，便足以让我们心如刀割。

网上已有预告流出：中国妇女被冻僵的胳膊，在木棍敲击下皮肉如手套般剥落；青年日本士兵在长官耳光与怒骂中，眼神由怯懦转为嗜血，扑向无辜中国同胞……这些画面，哪怕惊鸿一瞥，也令人窒息。

有人质疑：如此血腥，是否过于残酷？可我想问：比起真实暴行，电影是否已足够克制？

比起张纯如撰写《南京暴行》时精神崩溃、最终自杀的代价，我们是否还有资格说“太惨了”、“不敢看”？法国友人马库斯参观731陈列馆后说：“科学家本应治愈

世界，却成了杀人犯。”这不仅是对军国主义的控诉，更是对全人类的警示：当科学脱离伦理，文明便退化为野蛮。

《731》的意义早已超越票房。它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是否还对历史留有痛感；是一记警钟，提醒着和平的脆弱；更是一次救赎——只有记住那些被抹去的名字，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告慰。

有人说，不该在9月18日上映，那天全国拉响警报，不适合娱乐。可我要说：正因如此，才必须在这一天上映。

这不是娱乐，是祭奠；不是消费历史，是守护记忆。

当银幕亮起，灯光熄灭，我们走进的不是影院，而是历史现场。愿我们都能安静地坐到最后，只为对得起那些没能走出魔窟的灵魂。记住名字，便是照亮黑暗。铭记历史，方有未来。9月18日，我将走进影院。

只为轻声说一句：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我记住了。”

(翁邦裕)

走进林芝

初秋，在中央政府开工建设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项目的号召下，我带着受援单位的市场项目开拓人员风雨兼程向着目的地驰骋，让我此生有幸走进林芝。自昌都出发，历时13个小时穿越洛隆与八宿的交界处同卡镇乡，竖切波蜜市康玉乡，一路翻山涉水、颠簸流离，却也饱览了藏东南的奇景。

车行至拥巴乡处，忽见热火朝天的工地。中铁四局的工人们正在建造一座垂高600米、横跨1000多米的大桥，钢架如巨人的骨骼般耸入云霄。机械轰鸣，人影忙碌，在这原本寂静的高原上，竟显出几分都市的喧嚣。我们停车远观，不由得惊叹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能力，未来，此处将会出现令人叹为观止的交通工程奇迹。

继续前行，海拔便由5000米骤降至2700米，仿若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的怒江在峡谷中奔腾。两岸峭壁如削，时有滚石跌落。看着时好时坏的天气，伴着赫黄赫黄的涛涛江水，我们驾驶着车辆小心翼翼地穿行其间。同行的年轻人面色发白，紧抓扶手，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古书上说的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现下料想来也不过如此罢了。

历尽千回百转、上山下谷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美丽的波蜜。此地游客如织，红男

绿女，熙熙攘攘，与方才的险峻恍如隔世。旅游之盛，出乎意料，想来这些年交通便利了，世人皆欲一睹高原风采。

走近通麦大桥，我才知道“此生必驾318”的缘由。这里绿树挺拔，秀美满目，高原上的绿色原是这样可亲可爱。桥下流水淙淙，清可见底。水声潺潺，仿佛在诉说千年的故事。印度洋的季风拂面而来，温暖而湿润，带来了水汽，也带来了异域的气息。

号称“东方瑞士”的鲁朗小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镇依山而建，木屋错落，牦牛漫步，远处雪山映衬，近处溪流蜿蜒。我们徜徉其间，不觉间竟忘了此行的目的，仿佛游人一般闲逛起来。

登上色季拉山口时，恰逢雨后初霁。一道彩虹横跨天际，好似就在眼前。我下意识伸手，自知不可能抓住它，却隐约觉着摸到了希望的轮廓。极目远眺，南迦巴瓦峰巍然屹立，7782米的海拔令人敬畏，峰顶积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神圣不可方物。

徒步在巴松措的湖心岛圣湖岸边，墨绿色的湖水在插入云霄的雪山环抱下，接纳着立起高高桅杆游船的徜徉、游弋，宛若迷失在天堂一隅。金黄色的转经桶长廊叮叮的响声，黑白相间墩厚的佛塔，对

话着藏传佛教红教的措宗贡巴寺莲花生大师。

抵达米林尼洋河平原，但见树林浓荫，瓜果飘香。谁能想到高原之上竟有这般江南景象？藏族同胞在田间劳作，见到我们，露出淳朴的笑容。

最后进入林芝市区，更是耳目一新。街道整洁，楼宇簇新，广场上音乐喷泉随风起舞，各族人民悠然漫步，脸上尽是安宁祥和。这哪里是我记忆中偏远的西藏小城？分明是一座现代化都市了。

此行本是洽谈业务，却意外见证了西藏的变迁。天险依然在，但已不再是阻碍；传统犹存，却融入了现代的气息。归途中我一直在想，人类之于自然，不是征服，而是和解；发展之于传统，不是破坏，而是重生。

彩虹会消失，大桥会老旧，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。而这，对我来说或许就是走进林芝得到的最大收获。

(阙福和)

九四载祭

九一八感怀

黄云燕

长空警笛裂苍穹，
寒碑卧雪诉残冬。
山河破碎狼烟织，
天地悲歌血刃红。
九秩沧桑铭旧耻，
万千忠魂守疆雄。
莫教烽火沉往事，
吾辈擎旗继志同。

四时气候

郑文贤

东风吹暖柳丝斜，
细雨催开桃李花。
夏雨初晴荷满塘，
蝉鸣高树日头长。
金风送爽稻梁黄，
雁阵南飞桂子香。
朔风卷地雪漫漫，
寒梅独放傲霜天。

